

日本外史

番外書冊

			一五二五七	和書門類
		一七六	函	
二二	二二	冊	架	

庫	文	閣	內	
二九		一五二五七		和書
函	二二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15257
	冊數	22 ( 6 )
	函號	269 86

史傳載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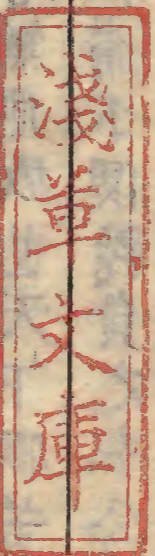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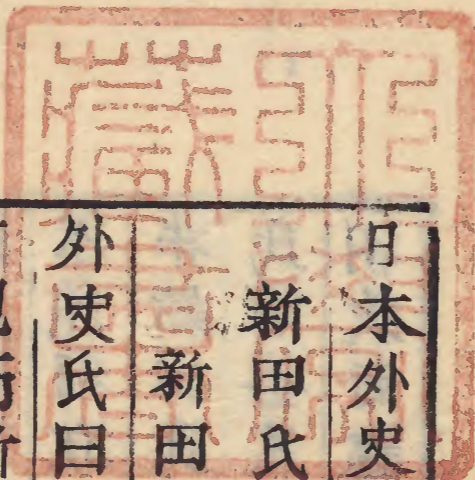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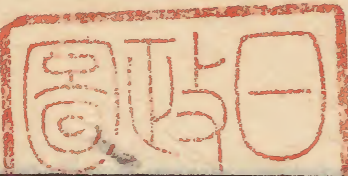


日本外史卷之六

新田氏正記

新田氏

外史氏曰新田足利二氏皆出於八幡公其門閥固不相下也而新田氏為嫡宗舊志皆以足利氏兼源氏之統號曰將軍者以成敗之跡軒輊之耳然二家聲威有優劣者有由來矣蓋二家之所同祖者義國義國以八幡公之子而謫於上野所謂新田郡其所食也二子義重義康義康依其外家田原氏居足利郡終得分食其半而義重繼有新田又襲義國官爵則義重之為嫡宗明矣然及源賴朝起義重與之有隙以大炊助終其身子孫不過曰上野一





武族而義康遭遇事變頌進官爵又與源義朝同娶於熱田故子孫受賴朝親昵又世結婚於北條氏互相倚賴著于鎌倉後醍醐帝之未起事蓋稔聞足利氏之爲強宗也是以及聞其倒戈遽許罷爵其褻玩朝廷覬覦非望帝有以啓之而新田氏之功勞遠出其上者則待二家交訟之日然後知之及尊氏叛逆乃命義貞宗族以防之而其勢既成不可復遏可勝歎哉世或謂義貞族望不及尊氏故不能獨立而倚朝廷以爲重余以爲不然朝廷倚新田氏非新田氏倚朝廷也新田氏將帥材武部屬精勁非足利氏所企及而數奇敗衄終至消亡者無他故也天下厭苦朝政而謳歌武治故利尊氏之營私而不便義貞之奉公

不得已而從之勉強而赴戰雜以衣纓之褊裨畿甸之召募掣肘牽累動不如意爲之將帥者豈不難哉嚮使義貞亦出足利氏所爲則介冑之族將雲合霧集而歸之而足利氏焉能加之天下之事皆可圖也何至困踣如此哉是其禍福利害雖三尺童子亦能知之義貞寧有不知而終不改其節者豈非以已任王家倚賴不忍倍畔也邪否則源氏之統其歸新田氏久矣是寧可以成敗論也且夫將門之有統非必如帝室也况足利氏之所謂將軍者始於其第三世如其父其祖皆非受命於正統之朝也受命於正統之朝而爲將軍者乃護良成良二親王而非必有其實至於中興總戎之寄固屬義貞云余之列叙兩家也以



此然新田氏起義由於護良親王而足利氏謀逆亦以此為首故付見焉云

新田氏出於源義家義家第三子曰義國叙從五位下任式部太輔嘗入朝途遇右大臣藤原實能實能從者叱碎之墮馬義國隸士怒焚實能宅義國坐謫上野生二子義重義康義重食新田郡義康食足利郡治兼中平氏失政源氏競起義重集兵據寺尾城源賴朝起於鎌倉招之不答及賴朝定關東與義康子義兼等並往歸焉賴朝欲娶義重女為妾又不肯遂與有隙及奏請諸源官爵義重總得襲父爵任大炊助有七子其第二義包為嗣義包生義房義房生政氏政氏生基氏基氏生朝氏凡六世皆襲邑

新田遂以為氏旗用白旗號中黑脇屋里見大館堀口鳥山羽川山名桃井一井金谷細谷江田大井田德川世良田諸族皆新田氏自出分處上野越後而皆後屬於北條氏北條高時之遷後醍醐天皇於隱岐也楠氏起兵于金網山高時遣關東將士攻之朝氏有子曰義貞亦在遣中焉已而城固不拔東兵多逃亡義貞召其家幸舟田義昌語之曰源平相制竝護王家自古之為然吾雖無似忝列源氏胄裔特以時勢為北條氏所驅使遂敵官軍豈其本心也吾視高時近狀凶滅非遠吾欲歸我國舉義兵上以除宸憂下以興家聲而非有所受命不可安得大塔宮令旨則吾事成矣大塔宮者帝第三子護良也護良初疾北



條氏專權與帝密謀討滅之叙二品任兵部卿充山門座  
主號尊雲居大塔世因稱大塔宮及謀泄東兵來執帝護  
良先謀知之教帝逃笠置山而自與弟宗良將兵邀擊破  
賊已而兵潰與宗良分路走匿南都般若寺笠置既陷宗  
良就擒賊遣兵圍寺護良潛經函中而免遂與從士九人  
爲道士裝負笈南走至十津川依土豪戶野兵衛蓄髮娶  
兵衛族女賊聞之購其頭千金護良逃入吉野山明年五  
月起兵吉野據寺爲城又遣從士赤松則祐諭其父則村  
起兵播磨已而賊將二階堂貞藤等大兵來攻護良親戰  
不支城遂陷從士村上義光僞稱護良死護良竟匿高野  
山谷間指使山寇以助楠氏又奪賊糧餉義貞預知其蹤

跡而未詳所在也故謀於義昌我昌乃使三十人爲山寇  
狀而自爲亡卒鬪于山下山上寇見之下援義昌生得之  
縱其一人通意於護良護良素知新田氏名族大喜卽爲  
令與之權用詔辭義貞感喜出意外翌日稱病東歸與子  
義顯弟脇屋義助等謀討高時高時未之覺也以金綱山  
久不拔官軍竝起益調發兵食新田素多豪戶因課六十  
萬錢限以五日縱吏卒催迫義貞曰奴輩亡狀敢踏藉我  
地遣兵捕其吏梟首里門高時聞而大怒下令擊新田氏  
新田氏會議或曰距利根河或曰赴越後依其宗族義助  
進而言曰二者皆非計也坐待強敵情見形屈則我兵內  
潰一敗塗地使人曰新田氏狀使者而誅死死一也寧死



於王事今雖匹馬單兵出徇於國中衆附則進攻鎌倉不則戰死孰與坐取誅殺乎衆以爲然乃起兵大館宗氏堀口負滿岩松經家里見義氏江田行義等百五十騎推義負爲將豎旗于邑生品祠前以舉義焉實元弘二年五月八日也義負拜讀詔書畢進陣于笠懸野比日暮利根河側塵起有兵至可二千騎衆謂敵來矣漸近則越後宗族來援也義負驚喜曰諸君來何速何以知吾舉義大井田經隆伏鞍而對曰今旦羽黑俊賢來徇國中是以馳至在遠境者明日當至俊賢經隆弟善走者也明日越後全兵及甲斐信濃諸源以五千騎至乃合兵進入武藏近國將士不期而會者一日二萬人軍于入間河北高時聞義負

起事不以爲意也發兵十一萬以族負國負將將之前後來擊負國抵河南望見新田氏軍甚盛乃不敢進而義負已亂流而至大戰于武藏野兩軍皆東國驍兵素習騎戰地亦平曠射戰罷即相馳突凡三十餘合乃交退旦日又戰于久米河每戰鎌倉兵死傷輒倍高時使弟泰家以生兵數萬來援夜抵其軍義負不察侵晨又戰不利而退泰家益輕新田氏曰敵中必有斬致義負者皆釋甲飲酒相摸三浦義勝心素嚮義負率兵六千來屬之義負禮而詢計焉義勝曰方今天下分崩勝敗互變而天命所歸終有在焉公幸并僕兵可以一戰義負曰以疲兵當新勝之衆若何曰戰勝而將驕卒懈者敗泰家之謂也敗兆已備不



足畏耳詰朝之事僕請爲公先焉且日卷旗徐進敵相指語曰嚮聞三浦氏應徵而至是也俄而義貞等翼而進三面掩擊泰家軍大敗貞將一軍與小山千葉氏戰于鶴水亦大敗皆走入鎌倉八州豪傑響應爭歸義貞義貞進至關戸兵凡十二萬騎分爲三軍三道攻鎌倉大館宗氏江田行義自極樂寺堀口負滿大島守之自兒叢阪義貞義助自率諸將自假粧阪縱火五十餘所而進鎌倉震駭而北條氏見兵猶十餘萬分距三道義貞負滿進入山內而宗氏戰死其兵皆卻義貞以選兵二萬乘夜赴之則敵大兵據海岸樹柵兵艦列其南以備傍射義貞下馬免胄向海拜曰天子爲逆臣所遷越在西海臣義貞不忍坐視提

兵討賊伏願海神眷臣忠義退潮以開道因釋所佩金裝刀投之海中比曉潮大退兵艦皆漂去義貞大喜麾衆而進諸軍從之直入府中乘風縱火烟焰漲天義貞縱兵鏖戰高時舉族遂伏誅自舉兵至此蓋十五日矣義貞因居鎌倉誅餘黨撫新附威振關東先是天子在伯耆聞京師平將還闕或諫曰雖京師平金綱山攻兵猶滿畿內且諺曰八州敵海內鎌倉敵八州兼久之役誅伊賀光季甚易而與東兵鬪乃取敗衄今天下十得一二耳宜暫居此以視東國之變諸公卿皆然之帝不聽而發至兵庫得義貞捷書上下大喜詔以義貞爲左馬助義助爲兵庫助賜使者爵建武元年舉族入朝義貞叙從四位上任左兵衛督



兼播磨守領上野守護義助任兵部少輔充武者所頭人  
 領駿河守護義顯領越後守護竝宿衛京師足利尊氏者  
 義兼遠孫也地望素著佐攻京師首蒙寵爵官祿皆遠出  
 新田氏之上遂陰蓄異圖而忌義貞及皇子護良初帝之  
 歸闕護良居志貴山近畿兵爭歸之將率以入朝而不果  
 帝使參議藤原清忠就言曰天下既定汝將何為盍削髮  
 復舊護良對曰高時雖伏誅餘黨未殲宜嚴武備以絕覬  
 覷且陛下之德微臣之謀以致有今日而足利尊氏攘為  
 已功 觀其志有不可測者不及其力微而除之復生一  
 高時也臣聞佛有二道曰攝受曰折伏願陛下任臣以戎  
 事臣將為陛下折伏焉帝不憚勉從之拜為征夷大將軍

而不許誅尊氏護良具騶從入朝赤松則村為先驅焉尊  
 氏深嫉之乃結於帝寵姬藤原氏陰謀排陷焉而護良不  
 察輒欲除尊氏多蓄死士密徵兵尊氏得其檄上變告大  
 將軍反欲廢帝立其子興良為帝藤原氏自傍贊之帝怒  
 十月伏甲召護良執之囚于宮中護良憤然因所識宮人  
 上書曰臣以罪累敢訴冤枉唯陛下憫察之臣夙憤武臣  
 專恣釋法服被戎衣寧受世譏而為君父忘軀在廷臣子  
 莫敢効力而臣獨張空拳以抗強敵賊之耳目集於臣身  
 購臣以萬戶臣晝伏夜行匿山谷踐霜雪殆死而復生者  
 數焦思運籌遂得底誅夷之績而不圖獲罪於此仰將訴  
 天日月弗照不孝之子俯將哭地山川弗載無禮之臣父



子義絕乾坤共弃臣不敢復有望於世也儻宥死刑削籍歸佛臣終身毋悔抑申生死而晉國亂扶蘇刑而秦世傾聖明盍延古以鑒今焉涕隕心悒不終所欲言書入莫敢奏達者諸從護良終始者皆被誅赤松則村亦褫其守護職十一月敕附護良於足利直義徙之鎌倉穿窖于二階堂谷幽之縱一宮人侍焉二年七月北條時行作亂襲鎌倉直義敗走臨走召淵邊義博曰時行不足患可患者兵部卿宜乘此時除之義博往窺窖中護良方焚燭誦經顧而蹶起曰汝欲殺我邪前奪其刀義博斫其膝踏之跨胸刺吮護良縮頸齧其鋒鋒折拔戢刀刺心二乃絕年二十八義博欲以首示直義見其不瞑而含鋒弃去所侍宮人

收葦之將歸奏狀而帝已命尊氏東伐時行遂據鎌倉自稱將軍奪新田氏邑在關東者以分予將士抗疏罪狀義貞義負乃上書曰嚮者當天下大亂乘輿播遷楠正成等豪傑竝起相共勤王而足利尊氏首鼠兩端觀望勝敗自非賊軍失利蓋不肯降也切微賞多遂冀非望害臣之忠義欲詭言陷之臣以五月八日起兵上野彼以其七日佐攻六波羅而曰臣聞京師復乃肯起兵以欺罔天聽其罪一也臣以五月廿二日率諸軍誅高時而彼之兒子率從士百餘人以六月三日入鎌倉而曰臣賴其兒子以成功其罪二也彼在輦下擅誅親王之卒其罪三也征夷之任在兵部卿親王而彼輒掠其號其罪四也矯稱管領務張



威福其罪五也中興之業雖因天運抑兵部卿之謀策居多而彼百方譏構遂抵流謫其罪六也陛下心期兵部卿之自艾而彼修私仇辱之牢狴其罪七矣直義乘亂遂傳及於兵部卿大逆無道其罪八矣此八罪者天地所不容措而不論百敗將隨而至後噬臍無及願陛下照鑒之速下明詔以誅伐尊氏兄弟廷議疑未決會護良侍婢至奏狀而尊氏反迹遂暴於天下十一月乃下詔討尊氏徵兵六萬陞授節刀於義貞以總諸將奉皇子尊良自海道進忠房親王以一軍自山道進義貞常掄勝兵七千爲中堅而栗生顯友篠塚伊賀畑時能且忠景田良具滋長濱顯寬等十六騎最精悍善擊同其徽號進退與俱義貞至

於矢矧河河東皆足利氏兵義貞召顯寬視津還報曰津有三處然前岸峻絕敵攢鏃守之不若誘敵使渡而蹙之水也義貞從之賊分兵左右渡戰且卻終縱萬騎自中渡犯義貞義貞乃以中堅迫擊破之賊退陣驚坂又進擊破之足利直義以二萬騎來援盛兵手越河義貞望之曰敗卒在後必先走餘衆不能支也戰而逮夜夜遣曠騎循間道薄射其後隊後隊擾走諸營遂大潰走返鎌倉尊氏大窘欲削髮出降未果也義貞引降附數萬至伊豆府遲山道軍者數日賊軍復振凡數十萬人直義出距箱根十二月十二日義貞令義助奉皇子向竹下而自攻箱根上高覽視將士將士皆奮戰直義兵沮靡殆不能支而尊氏以



十餘萬出竹下竹下官軍七千人其隸皇子者先進先走  
義助以手兵代之格鬪交退其子義治年甫十三與兩騎  
陷賊中撤號被髮與賊偕退義助還營不見義治復進索  
之直冒賊軍軍潰走義治知父來救也佯呼賊兵盍返戰  
二賊從之比及我軍義治目從騎斬其賊歸獻義助義助  
大喜乃退息遣鹽冶高負等更進高負等叛降賊亂射官  
軍義助夜退欲合於義負義負方克直義埃明旦進舟田  
義昌在前軍聞直義陣中傳呼將軍捷也乃巡視我諸營  
帷幕儼在而無復一人走告之義負義負默然曰是或降  
或逃也吾少退扼其逃者復戰乃下山而西兵厘五百人  
聞尊氏兵數十萬克劫伊豆府粟生顯友篠塚伊賀據鞍

顧衆曰一騎當千諸君之謂矣乃先衆而前賊爭薄義負  
伊賀蹴而仆之立斬九人餘賊不敢薄義負行收散兵得  
二千人至天龍河造浮橋濟軍軍悉濟義負乃與義昌濟  
有叛者潛絕其緇僕牽馬前輒陷義昌曰誰援之者顯友  
重鎧沒水兩手提人馬達前岸時橋陷丈餘義負義昌相  
挈而跳既濟或議撤橋沮追兵義負曰我且爲之彼寧不  
能爲哉存橋而去叱矢矧驛兵多道亡宇都宮公綱勸其  
退阻洲股義負從之朝廷亦以迄畿皆叛四窺京師急召  
還義負義負乃還京師部署諸將自以萬人守大渡義助  
與權中納言藤原公泰僧文觀等以七千人守山崎江田  
行義以五千備應援延元元年正月行義擊丹後賊兵于



峯堂走之而尊氏已將數十萬抵大渡義負豫撤橋板截  
折不殊樹柵水中令兵呼于岸曰丹後之兵我已殲之矣  
公盍亦來決死賊兵怒造筏以渡過柵而止我軍亂射賊  
紛擾筏壞而溺者數百人又令呼于橋曰舟筏毋益請由  
此來賊千餘人爭進折斷皆溺尊氏遂休戰不進已而賊  
兵二萬來攻山崎公泰文觀隸士爭降賊賊即入義負聞  
山崎軍破賊兵指關則馳援義助將與俱奉帝於叡山賊  
將細川定禪將兵六萬尾之義顯以三千騎不告而返射  
戰久之度義負已至關則大呼衝敵大友氏泰宇都宮公  
綱新降在賊中識義顯欲必獲之義顯奮戰八合被大創  
數十流血淋漓還至紫宸殿前帝親臨勞之遂與義負義

助俱扈乘輿赴叡山細川定禪來據園城寺相持未戰會  
陸奧守源顯家人援新田氏族在東國者相率從之大館  
氏明宗氏子也從至近江攻拔一城遂來會於義負顯家  
欲休馬而後戰氏明曰我馬遠來休則足重不可輒用不  
若今夜直襲園城寺出其不意義負然之即夜出兵唐崎  
黎明與諸將將騎六萬圍園城寺賊自門中叢鎗拒之巨  
忠景奪其十六鎗畑時能舉足踢門扇倒之我軍入而縱  
火走定禪斬首七千餘級顯家乃退義負亦欲收兵舟田  
經政扣馬說曰兵利在乘勢賊兵一敗魄褫氣沮我因躡  
之乘勝運進可以終獲其渠魁也義負曰然即率三萬騎  
追之遇險逼擊遇夷遙射賊不得返戰伏尸狼藉餘衆走



歸京師合於尊氏軍義貞進上華頂山望尊氏軍尊氏軍  
充塞京師不知其幾千萬也義貞計以寡當眾不可徒戰  
而勝乃令我兵略相識面者每五十為伍卷旗撤號為敗  
卒狀混入彼軍待戰而起部二千騎遣之已而兩軍接戰  
六十餘合我軍每勝以至日暮所遣二千騎在賊軍中揚  
旗竝起賊軍大驚擾亂自相擊刺遂大潰奔我軍乘勝追  
之短兵急接尊氏迫蹙欲自刃者三義貞自桂河還陣京  
師其兵四散幽掠在者亦疲賊軍返襲不支而退舟田義  
昌等戰死之會山道兵失戰期者還至諸將復議戰夜下  
山陣旦日楠正成源顯家分路進戰尊氏親與顯家戰于  
四條義貞助建旗五十旒橫擊之馳出其背賊軍呼曰

中黑至矣輒崩駭義貞獨變服入賊中索尊氏不獲分兵  
追之日暮乃退還軍坂下誘尊氏還京師而間日襲擊之  
尊氏大敗走攝津義貞率諸將追擊又大敗之尊氏狼狽  
航海諸軍爭舟而溺者數千人委棄鎧仗海濱二月乘輿  
還關義貞振旅而還詔遷義貞左近衛中將義助右衛門  
佐時新附兵萬餘嚮用足利氏旗號重畫者皆墨抹其中  
為中黑淡濃可辨京師傳以為笑已足利氏保聚西土勢  
復大振赤松則村石橋和義及菅某等竝起應之三月詔  
義貞管領山陽山陰十六國西伐會有疾遣江田行義大  
館氏明將二千騎先發遇赤松則村兵于書寫山下擊走  
之義貞疾愈將五萬騎出次鹿子河并降附萬人進至班



鳩驛且攻則村白旗城城壁未成則村請降義負喜為請  
於朝比朝旨至壁成則村乃不降義負大怒曰吾寧禽之  
而後前行合軍圍之城險不下義助諫之乃分二萬人附  
義助進攻石橋和義和義據三石距舟坂義助得兒島高  
德鄉導乃留一軍于舟坂而一軍銜枚縛馬舌自間道出  
舟坂之背賊顧而驚駭義助夾擊拔舟坂遂攻三石城遣  
江田行義攻菅氏菩提城遣大井田經隆孫氏經以二千  
人進據福山城城未修而尊氏直義舉九國兵而來城兵  
欲避之氏經不肯五月直義將兵數萬圍之氏經出擊潰  
圍東走合於義助義助馳使告義負義負答曰敵海陸並  
進即扞陸者則海者直犯闕矣吾欲退屯兵庫合捍海陸

於是白旗三石菩提三城圍皆解義負先至鹿子河河水  
方漲眾以敵逼於後請將帥先濟義負曰敵來則背水決  
戰吾毀而濟耳乃令創病者先濟明日水減而義助行義  
亦至遂濟至兵庫則其兵亡者過半帝遣楠正成來援義  
負迎問曰朝議如何曰吾欲召還公奉駕獻山不聽也義  
負曰驅敗卒當銳師吾知其必敗耳願太歲敗於關東今  
復未拔一城何以復命吾故欲決死一戰正成曰進退從  
宜是謂良將公且徐計之且前殪高時後攘尊氏公武多  
矣眾言何足恤哉義負色釋且日尊氏兵艦蔽海而至而  
直義來自須磨旌旗彌天義負令正成拒直義令義助氏  
明拒尊氏而自居其後相持未戰我軍有一騎挾弓立岸



呼曰將軍西來必載津妓置酒高會請進一物佐酒注箭而竣適有鶚攫魚而舉乃馳而射之斷其隻翼墜敵舟中而軍謹呼尊氏使人問其名答曰東人或識請投刺焉復發一箭軼三百步貫船舷尊氏視其箭彫於筈曰相摸人本間資氏敵中傳觀資氏揚扇呼曰方今戰國一矢可愛願見返賜賊中有答射者箭不達岸我軍齊笑射者慙憤以三百人上岸義助擊殲之賊先鋒七百艘過而東將自西宮上新田氏軍三萬欲先往拒之循岸而馳騎者如走舟者如追而兵庫無人矣賊後隊六千艘盡上兵庫捕正成戰沒乃與其陸軍合以躡義負義負曰吾觀西宮旗幟支賊耳自兵庫來者乃其渠魁吾所願擊乃還背生田林

而陣迎戰終不利走義負自殿數返擊馬殪而徒上在待救敵環射之義負揮二刀截十六箭小山田高家望見還救授其馬而留死初高家從軍刈民麥法當斬義負使人視其營則鎧馬鮮而無粒粟義負曰吾罪也士不可已法不可亂乃爲償田主而賜粟於高家高家感愧故死之義負因得脫自丹波以殘兵六千歸京師上下失色天子復幸叡山六月尊氏入京師使高師重等來攻分陣三百餘所義負義助以諸將距東阪使公卿僧徒守西阪賊乃先攻西阪二卿戰死僧徒力不支告急於義負義負與紀清兩黨赴援擠賊于谷殺數千人因陣于大嶽賊又攻東阪義助擊卻之賊更欲攻西阪以熊野兵五百爲前鋒皆被



黑甲自雲母阪上本間資氏相馬忠重在義貞側瞰而笑曰今日之事不復煩諸君下百餘步相命各射一賊貫甲穿冑賊不敢前二人顧我軍曰戰且合矣為吾立的吾將習射我軍植畫月扇二人相誠勿射月乃發兩箭夾月乃解箠鼓弦自名於敵曰盍受吾箭試甲堅脆賊懼不戰而卻會山徒光澄叛夜啓賊兵紀清兩黨覺而慶之初我軍約有急撞鐘相報一日有群猿撞鐘諸營皆警賊兵以為官軍下擊乃大騷官軍遂開諸門一時竝下縱火賊營擊大走之生擒高師重義貞附山僧斬梟其首賊兵四潰既而又聚官軍猶謂賊兵寡也出攻之尊氏挾光嚴帝據東寺為城出兵京師要擊官軍官軍敗還七月藤原師基以

北兵三千入援諸將議曰前日之戰取路京中所以敗也不若由內野碩二道赴之已而有叛者泄其議尊氏乃以大兵邀擊焉官軍復敗還天子乃賜邑於叡山僧徒以獎激之令招南都南都輒應之畿內兵聞之所在相聚各請將帥四塞糧道賊窮困至鴨鎧馬遂大出鹵掠義貞於是議出戰遣四國兵列炬于阿彌陀峯約諸將帥齊進天子親臨勞軍剪所御紅裳分賜之以為笠識義貞臨發白曰勝敗天也不可逆睹今日之戰所不送箭尊氏營者毋復生還矣已而北白河失火藤原隆資以為戰合也先期自八幡入敗走南都兵亦失期不至義貞以二萬騎行破賊軍終抵東寺執弓注矢呼尊氏語之曰天下擾亂久矣雖



曰皇統之爭抑由公與義負而已與其爲一身苦萬民寧各以單騎決鬪決雌雄請送一箭箭軼門樓入尊氏帳中尊氏不出時諸公卿軍及四國兵皆爲賊所破賊兵悉萃於義負義負返擊奮戰破之至五條賊復四合義負額中流矢流血被面乃令其騎皆西其馬首欲決死紅笠識者八百騎來救之擁義負潰圍歸山門於是諸將帥皆棄守走歸八月足利高經佐佐木高氏等絕我糧食九月遣兵擊高氏敗歸我軍多逃亡尊氏佯乞降請帝歸闕密使人致款帝信而聽之尊氏又陰招諸將諸將多應之十月左衛門督藤原實世使人來告義負營曰尊氏納款車駕赴其營公知之乎義負時延見將士得報不信曰是使者誤

聽耳美濃守堀口貞滿曰今日且氏明行義無故赴中堂吾固怪之請往詢焉馳至行在則乘輿方駕矣貞滿揖進攀其轅泣曰臣聞道路之說未知信否今乃信矣不審義負有何罪而陛下乃回其聖眷以庇反賊耶當元弘初義負奉辭伐罪殪元兇於旬日以除宸憂雖古忠臣恐不能過自尊氏反以來又舉族勤王爲陛下數冒萬死宗族死義者八千餘人而賊勢滋熾王師失利者豈盡戰之罪哉蓋天未眷聖德焉耳今日西駕之轅竟不可還乎則召義負以下族屬見在者五十餘人賜死於御前然後發帝憮然頃焉義負與義助義顯率三千人入列階下色愠而禮恭上前義負兄弟慰諭之曰當尊氏反卿爲其同宗乃挺歸



義支傾扶廢終始不渝朕深嘉之欲仗卿宗族以鎮平四海天運未會兵疲勢蹙是以權講和議以待時焉耳本宜謀及而慮於漏泄欲臨期相告願負滿未之察也然由其言亦有所省朕聞越前地方多歸順者又有前所遣將士卿宜赴彼經路北陸以圖恢復以朕還京師恐卿得賊名今特以太子相附卿視之猶朕軍國之事無小大當由卿處分朕已爲卿忍耻卿亦爲朕努力言畢垂淚將士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遂令義負奉皇太子赴越前義負即夜造日吉祠納寶刀禱曰神鑒吾忠義使吾行無恙得發兵滅賊即不得然猶使子孫有再起者明日奉東宮及皇子尊良北行舉族從之獨大館氏明江田行義及宇都宮公綱

本間資氏等從乘輿入京師尊氏囚帝及從者殺資氏以報兵庫雲母阪之役義負以七千騎至鹽津聞足利高經大兵塞途轉由木芽嶺行會大雪士卒凍飢燎弓箭相抱取煖土居得能氏遇賊兵自殺千葉氏舉其衆叛降於賊義負行三日總至敦賀河島維賴氣比氏治迎入金崎遣義顯義助於越後至杣山杣山城主瓜生保厚待之而高經詐傳詔旨討新田氏檄至保信之閉關自守其弟僧義鑑來謁曰臣兄愚魯輕信賊計雖然苟曉是非終歸順耳臣願得擁戴一公子候時乃起義助察其無他遂以其子式部少輔義治託之而引兵還金崎兵道亡有二百騎會今莊淨慶聚兵塞道淨慶父嘗屬我軍者義助乃令由良



光氏往說之淨慶答曰臣本就跟父異不得不沮願得部下  
一名士以藉口光氏歸報義顯曰諸君從我至此情同  
父子寧我代士莫士代我往更告之弗聽則齊戰死耳光  
氏往告焉淨慶不決光氏下馬坐曰將帥身係天下輕重  
猶欲以身代吾輩吾其可不致命拔刀將自殺淨慶感歎  
遽止之曰吾寧當罪耳開道跪伏義助義顯撫勞而過其  
兵又亡在者廬十六騎而聞敵以三萬騎圍金崎欲衝圍  
入城眾難之栗生顯友出策夜使眾解衣帶挂之樹爲旗  
幟狀以張疑兵武田與一傷右手約木刀于腕顯友以副  
刀斫木爲挺乘曉薄敵呼曰拙山援兵至矣敵駭顧義負  
因出擊走之納義助義顯於是相與奉東宮皇子於船置

酒奏樂以慰藉之尊氏又遣高師泰等將兵六萬海陸來  
攻城負山臨海城兵拒戰日斃千餘人十一月城兵望見  
海上有人泅者望城而來至則且忠景也結詔書于髻進  
之蓋天皇逃於吉野建行宮詔義負攻京師也義負等大  
喜時瓜生保屬賊軍在城下而其諸弟起拙山以應義負  
保將拔還思得同志者宇都宮泰藤天野政負與保隣營  
一日有客問二人曰重畫中黑孰美泰藤曰中黑哉三鱗  
廢而重畫與代重畫者非中黑乎三鱗者北條氏徽號也  
政負曰然保聞而竊喜寢與二人歎因告其志二人同之  
時高師泰四設關以符出入保詐請以百五十人歸邑取  
赦吏給符如其言保削符改書三百人與泰藤政負俱出



關入杻山義鑑及三弟源琳重照皆大喜推義治爲將舉  
旗招兵兵聚千餘扼守北道師泰聞之遣六千騎來擊保  
悉焚聚落故遺湯尾一驛以誘敵敵至宿驛中保與泰藤  
遣輕兵夜襲敗之聞足利高經引兵歸國府又要擊破之  
傍近望風爭附義治義治有不豫色義鑑曰郎君可喜而  
憂何也曰思金崎城守之苦焉爾義鑑泣下泰藤政負隔  
番聞之曰此子有心腸如此吾曹曷可不出力明年正月  
推里見時成爲將以五千騎救金崎師泰遣兵二萬逆戰  
諸將敗走時成爲賊所圍保義鑑挺身赴援其三弟欲從  
之義鑑叱曰吾兄弟皆死誰翼式部君者三弟乃止時成  
保義鑑皆死餘衆走歸杻山保有老母酌酒獻義治曰兒

輩不力乃亡里見公然使兒輩盡還則妾心云何今二兒  
致命足慰妾心耳將士爲之奮激然力不能再舉金崎城  
中日望杻山援不至已而糧竭義負義助殺所愛馬以食  
士卒將士皆勸其出赴杻山以計夾攻義負義助從之三  
月以河島維賴爲鄉導衆夜出城潛入杻山城城兵大喜  
日議援金崎而賊兵乘暖來聚至十萬騎杻山兵僅五百  
人甲馬不備逗撓二旬金崎兵食馬盡無可食者賊候  
知之四面齊登城兵力竭不能戰外城既破由良具滋長  
濱顯寬入見義顯曰事已至此脫東宮而留死臣等請拒  
戰君徐爲計率五十人出割死尸相共食之力拒前門義  
顯謂皇子尊良曰臣將種不可不死殿下與臣異勿遽自



殘皇子笑曰吾視卿死豈可獨生因問義顯自殺之方如  
何義顯曰視臣所爲即拔刀自樹左脇割至其右奉刀於  
皇子而伏皇子取刀血滑不可握握以衣袖自刃而死藤  
原行房里見時義武田與一氣比氏治等皆殉死之氣比  
齊時有膂力善泅舟載太子無楫櫓施絙于舟執之而游  
游千餘步至蕪木浦託土人使奉之杣山而歸死于金崎  
具滋顯寬謂事畢矣開門冒陣進薄師泰賊認其疲羸觀  
輒殺之凡城兵八百降者十二人而已其餘皆死粟生顯  
友船田經政等四人匿岩穴免焉太子匿蕪木浦浦人叛  
告之賊賊取太子問義負兄弟所在太子給曰昨自殺矣  
其兵火之賊乃押送太子於尊氏傳義顯首而不問義負

義負在杣山常欲一戰雪耻以爲行宮聲援間招聚義故  
夏大館氏明自京師逃伊豫江田行義逃丹波金谷經氏  
逃播磨竝起兵義負次子德壽在上野聞源顯家西上聚  
兵應之欲先發攻鎌倉及顯家至合兵攻拔之於是歸義  
負者頗多尊氏聞義負未死也冬遣足利高經舉北陸兵  
來擊據越前府出兵交戰義負遣畑時能糾加賀兵攻拔  
大聖寺城遣義助及細谷秀國入越前築三砦與高經相  
持明年二月雪釋義助欲益築城逼敵率百餘騎相地於  
鯖江遇賊將細河孝基以五百騎奄至義助擊走之因舉  
火招援義負來援高經又以數千騎來夾水而陣我兵亂  
流大戰擊破高經高經走保足羽賊望風解走者三十餘



城義負因據國府事聞京師尊氏直義怒曰太子給我至此遂鳩殺之當是時官軍頗振德壽從顯家至美濃堀口負滿亦附之皆願與義負合軍以入京師而顯家欲獨專其功遂引兵回出南都時叡山僧徒又多望義負來而義負欲必拔足羽而後西是時顯家敗死和泉其弟顯信與德壽等據男山帝手書諭義負援男山時大井田氏經等發越後兵擊破普門富樫二氏七月進至越前義負并其兵將攻高經而詔書適至義負感奮曰自有源平氏未聞得天子親書詔者也因欲直赴援用兒島高德策自以兵三千備高經以二萬附義助至敦賀聞男山陷引還於是合兵專攻高經高經誘平泉寺僧兵修藤島以下七寨守

之義負在河合城夢已爲龍臥地高經駭走衆以爲吉夢或曰龍爲陽物方陰而見是凶兆也是月二日義負以諸軍攻足羽至燈明寺前分兵爲七隊以當七寨藤島兵擾勅我兵因疾攻不能拔義負望見遽以五十餘騎赴之遇賊兵三百于田中矢下如雨我兵無楯以身蔽義負中野宗昌勸義負獨身遁逃義負曰失士而獨免非吾志也鞭馬且進馬被箭殪義負欲起有白羽箭中其眉間乃拔刀自刎而歿年三十八賊未知其何人也見宗昌等環尸自殺又檢尸得錦囊書書辭曰討賊之役朕一煩卿蓋帝手書乃知其義負也時日暮我軍無赴救者已而見數騎還河合也以爲義負各自退還義助還至河合求義負不在



久而知實將士惶惑有叛者夜將火城者三天明檢其兵則二千而已義助乃走歸國府使河島維賴保三峯畑時能保湊城瓜生照保杣山照歸遇藤原氏于淺津橋藤原氏者中納言行房妹而義負夫人也初爲勾當內侍延元初義負夜入直見其彈箏心慕焉帝聞而憐之召義負賜酒因賜內侍爲妻伉儷甚篤義負之受詔北行置之於近江居二歲迎致杣山既至聞義負在足羽轉赴之途遇照照下馬跪輿前曰夫人安徃公已戰沒矣夫人大慟殆絕歸杣山欲執衾于義負舊居以敵來逼遂歸京師是時義負首傳至京師足利氏君臣相慶終景之藤原氏聞之即夜削髮遂匿西山終身藤原氏無子義顯義興義宗皆產

於東國義顯先義負殉難義興妾出故義宗代義顯爲嗣六歲爲左兵衛佐兼武藏守義興即德壽男山之陷走歸吉野帝壯其貌曰汝興乃父家者因賜名義興授右兵衛佐義負沒而二旬令義興與北條時行從皇子宗良赴東國遇颯相失漂至武藏於是與義宗皆匿東國義助義治在北國七月義助稍收敗軍與畑時能由良光氏一井氏政等各屠諸城而會河合以兵六千攻足羽時能先往夜薄城挑戰足利高經火城而走是歲帝崩後村上天皇即位十二月詔義助代義負統帥義助聞先帝臨崩特眷眷新田氏也方思報効焉而尊氏發七國兵來攻諸城悉陷義助走美濃獨畑時能以殘兵二十七人據鷹巢城城甚



險固賊不能拔足利高經高師重合兵圍之結三十七營互進迭攻時能幼喜角觥材武絕人侄僧快舜善戰僕惡八郎缺唇而有力又畜一狗名犬獅子三人者夜出襲賊每向一營輒使狗先往賊有備則吠不則搖尾還報三人者乃斫營入大呼奮擊賊輒委甲走各潛賂時能曰願勿襲我營時能驍名震敵中呼曰焯將軍會一并氏政來入城共守時能乃留氏政于城而自以十六人夜出伊地山高經以爲平泉僧徒來援城兵也將三千騎邀擊時能鮮甲鐵馬躍出曰焯將軍在此高經陣動時能馳而乘之高經潰走而快舜被七創即夜死時能甲隙皆創飛鏃沒肩病三日死自是北國無復官軍矣賊乃攻義助於根尾城

城陷義助以族從數十人微服投尾張氏留十餘日道伊賀伊勢而至于行宮帝延見泣而勞之詔加一級且賞從者藤原實世竊言曰是何異平維盛敗歸而加爵哉藤原隆資折之曰義助之敗非其罪也近日北國將士不由大將而取裁於南山南山臣僚以服微勞而得邑於北國將權以輕士心以驕而義助受其敗豈其罪也主上察之乃有是命猶秦穆勞孟明耳子何失喻實世不能答帝遂拜義助刑部卿與國元年三月伊豫官軍請得將帥朝議擬是義助以兵五百發四月至伊豫國府遇大館氏明氏明初逃京師詣行宮得爲伊豫守護與土居得能氏保守諸



城及得義助軍益振議者皆謂西南可復也五月義助疾作七日而卒將士秘喪而賊已知之來攻河江城金谷經氏統伊豫兵救之大戰海上會風起我船漂去賊船達岸我兵欲冒風返之經氏曰我軍數奇至此返不必利唯當前至山陽取一城據之乃上備後攻鞆城拔而據之山陽賊兵來戰未決聞賊將細川賴春圍氏明于世田城經氏乃將數百人赴救與賊兵數千戰敗率殘兵歸備後賴春乃以萬騎攻世田三旬城內食竭氏明以下悉自殺篠塚伊賀在城中開門提鍊挺而出呼曰吾新田公親兵篠塚也盍殺我以得賞賊皆披靡乃徐行而太賊小敢追躡至今治浦見賊空船獨有舟人篠塚游而達之跳入船自名

曰送吾於隱岐手拔錨櫂登船屋軒睡舟人畏怖送至隱岐以終焉篠塚有女仕皇太后曰伊賀局後嫁楠正儀勇力類父云義負義助既死足利氏無復忌憚兒島高德在備前招新田義治於上野謀起兵不克乃間入京師欲襲尊氏又不克義治走匿東國與從兄義興義宗皆潛圖復父仇窺釁未發也正平六年尊氏與直義有隙使長子義詮守京師而自東擊直義殺之入居鎌倉立次子基氏管領東國義詮僞請降帝許之兒島高德與由良信阿至自行宮諭旨於新田氏曰天子納義詮降北還京師其實乘虛行誅也尊氏在彼公等圖之機不可失矣因進義宗左近衛少將義宗乃徇東國義負義助遺臣奮起來從得



數萬人直義故黨石堂義房三浦高通等又爲內應約戰  
酣起刺尊氏尊氏覺而逐之而義宗等未知也閏正月勒  
兵于武藏野義興居左義治居右義宗自將中軍在其後  
尊氏兵十餘萬義興先合義治次之殺傷相當敵將饗場  
某率六千騎更進義宗麾兒玉黨擊走饗場饗場走入尊  
氏陣尊氏陣大亂義宗直前指其牙旗大呼曰吾今日爲  
天下討賊爲一家復仇奮擊破之追北馳者三百餘里至  
石濱尊氏欲自殺其兵返戰死之尊氏得間濟達前岸収  
兵三萬壓水而軍而義宗騎能厲者五百人時已昏黑無  
來助者義宗切齒而止乃還求義興義治義興義治見白  
旗兵三萬北走以爲尊氏也合兵追之降者屬路二人駐

馬揖之者數其兵不顧而前留從者厯三百遇伏兵數千  
圍之二人苦戰而出甲冑皆破刀刃如鋸身各被數創亡  
百餘騎乃議曰我既與武藏守相失以此寡羸將安歸也  
不若遇基氏決死衆然之進至關戶會石堂三浦氏以五  
千騎西行并其兵襲鎌倉基氏悉甲以拒義興鬪於海濱  
斬三騎馳貫賊陣左韁斷委地乃挾刀于脇俯結之賊群  
至擊其項及背義興不爲動結畢應賊賊驚走遂與義治  
合擊走基氏仍據鎌倉義宗時據冰碓嶺越後信濃兵二  
萬奉皇子宗良來會上杉憲顯等又屬焉尊氏収兵八萬  
欲復鎌倉聞義宗軍復振乃先攻冰碓冰碓地負山帶川  
便於據守而義宗年少氣銳數出戰於平地敵更兵交進



自午至酉義宗終敗走上嶺而陣既夜足利氏軍舉炬布滿山澤顧視我軍炬如燭火義宗驚曰晝日所失亡未至如此得非有逃者前有勁敵後有鄉土衆疑我退走也乃自釋鎧卸鞍以示不走衆稍定夜半上杉氏望見炬火數千復屬賊軍則遽走信濃於是走者相踵義宗不得獨留比曉退入越後八州立盡附尊氏還向鎌倉義興義治欲迎戰決死將士諫止乃走信濃義宗既歸越後聞帝猶在行宮欲赴援之収兵七千入越中桃井吉良石堂小山宇都宮諸族皆應之奉皇子宗良西上途聞行宮已陷乃解歸是役也赤松則祐亦就行宮降請奉將軍興良興良故護良子也材武類父則祐思護良舊恩欲擁據播磨以爲

警援帝許之及則祐敗叛去興良拘於京師但馬人本莊某奪之與則祐戰敗死興良走歸吉野後十餘年赤松氏範屬官軍復奉興良爲主已而叛應義詮帝遣兵擊走氏範興良奔南都不知所終人譏其辱護良也義宗與義興義治俱匿越後居數年武藏上野將士連署來請一人奉戴舉義義宗義治皆疑不敢往義興奮而往足利基氏發兵來捕國人相俱匿之或以兵圍義興輒潰圍逃不可蹤跡基氏患之我故將竹澤良衡與族江戶堯寬叛降基氏基氏宰畠山國清囑二人圖義興乃爲獲罪亡來索義興仕之暗以美姬漸得狎近因誑之曰鎌倉可襲義興遣衆先往與親信繼之路由矢口渡堯寬教舟人鑿舟腹而枘



之載至中流拔柁泅去伏兵夾河起舟將沒并伊直秀手  
掀義興義興瞑眼曰悔陷豎子計割腹死直秀與世良田  
由良大島等皆自刃土肥市川等啣刃而泅與堯寬鬪殺  
傷十餘人而死時正平十三年十月也基氏重賞二人堯  
寬赴邑復由矢口天俄雷雨顧觀義興追已墜馬疾作死  
鎌倉人又夢義興來襲也矢口民立祠祀義興義興既死  
義宗義治仍在越後二十二年足利義詮死子義滿猶幼  
明年七月義宗義治起兵越後上野與足利氏將上杉能  
憲戰不克義宗死之義治走出羽建德元年正月義治收  
兵出武藏上野與上杉朝房戰復不克走匿信濃不知所  
終義宗子貞方爲相摸守義治子義隆爲刑部少輔後龜

山天皇元中二年二人竝匿信濃浪合潛集宗族足利氏  
滿管領鎌倉遣兵襲之貞方義隆脫走入陸奥九年天皇  
納足利義滿叔和北入京師義滿購天下索新田氏族先  
是小山義政據小山城爲新田氏爲氏滿所攻破死義政  
子穉狗復起兵據男體城年餘城陷走入陸奥依田村清  
包於是相共舉義推貞方義隆爲將軍于白河氏滿將十  
一州兵來擊吾衆潰貞方義隆復逃走是歲丙子也歲癸  
未義隆匿箱根山中竹下人安藤某告之鎌倉來捕義隆  
鬪死歲庚寅貞方在鎌倉陰糾合義故事覺爲千葉兼胤  
所捕斬于七里濱新田宗統於是而絕而其支族匿參河  
者歲再周庚寅而後大興事詳于末編



外史氏曰余見義負手記者蓋其未舉事時語家子弟武門法戒淺近而已然有言曰爲將者奉上撫下決志而行聽運於天勿尤人也義負成於元弘而敗於延元亦時運有可不可邪將上之人有負之邪至叡山之事可謂負之甚矣帝蓋前此未曾面議事至此亦嘗試兩端僥倖就成以是待將帥惡濟時艱哉吾嘗咎義負之東伐不按兵持重埃與兵擾其丹而後應之懸軍長驅一敗成賊勢及賊西奔則不捲甲窮追頰兵堅城以致賊再燃是緩急兩失機也然當時主聰壅蔽國論苟喻者如此蓋雖有善謀難於輒行則不可直罪其戰也是故爲官則敗爲私則成寧敗而忠義不成而姦賊義負之志亦可悲矣吾居平安每

觀東山岡阜起伏指義負力戰處仰觀叡山又念其拜辭北行時也帝及南遷蓋深悔此舉下哀痛詔而已無及矣噫君臣際會難矣可不慨歎歟假令義負有霸心當其初克鎌倉北條氏餘燼未滅而足利氏反迹已形義負以此爲請坐鎮舊府蓄力養威與護良親王東西合謀請清君側朝廷不敢不聽使尊氏或挾天子以臨我其逆節漸長天子終不能堪必將引我以自援猶後白河之迹踈義仲而遠款賴朝耳是新田氏上計也不然當其始授鉞進據信濃上野連之與羽俯瞰八州扼賊之吭而拊其背賊形格勢禁必不弃我以犯闕是又其次也及其辭叡山則事不可爲矣然得擁太子進退自如爲赴越前而潛歸上野



勢或可達収合舊部奪賊巢窟據以為根本進則成恢復退則圖翌戴又可以展其才而得其志計不出於此以無根之兵奔走東西而謀與戰皆不由己宜其困屈無所成也雖然奉令周旋銳意勤王不暇占便利所以為義貞也觀其死時猶佩錦囊詔書見其報國之志百敗不挫至今凜有生氣而老賊之骨朽腐已久十三世之室町徒見市塵迷離索其斷礎不復可識矣義貞之聽運於天其以此邪余嘗謂新田足利之兵爭猶朱李之於唐李義貞忠勇勝於克用而義興等英邁不讓存勗存勗覆滅汴梁而義興等不克報室町者亦非有所牽制故歟抑我東北形勝同於河北太原而新田氏不能據有也然義貞祈山靈以

其子孫再起滅賊又猶邈倍烈祝天願生真主安天下也世稱趙藝祖應祝而生我二百年後代足利氏而興者實出於新田遠裔亦烏知非應義貞之祈哉則天運果有復時勝敗之數未可以歲月較也

日本外史卷之六終



日本列島

卷之六

三十一

日本列島之地理  
 日本列島之氣候  
 日本列島之物產  
 日本列島之交通  
 日本列島之人口  
 日本列島之政治  
 日本列島之經濟  
 日本列島之文化  
 日本列島之歷史  
 日本列島之未來

